



出 诊 集

契诃夫小说选集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契诃夫小说选集二

出 诊 集

汝 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A. Chekhov
DOCTOR'S VISIT, etc.
THE TALES OF CHEKHOV

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
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

出 诊 集

〔俄〕契 诃 夫 著
汝 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95,000

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(据原新文艺版修订、重印)

印数：00,001—61,000 册

书号：10188·332 定价：0.55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收短篇小说十篇，统统是写城市的。作者写出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，多少年轻的知识分子悲哀地走上两条路：一条是苦闷和凋萎，另一条是庸俗和堕落。

目次

出診	三
風波	二三
姚尼奇	三七
家長	七一
佛羅嘉	七九
丈夫	一〇一
波琳嘉	一一一
安紐黛	一二一
兩個佛羅嘉	一二九
神經錯亂	一五一

出
診
集

出診

教授接到梁里科工廠打來的一封電報，請他趕快就去。從那封文字不通的長電報上，人只能看懂這一點點：有個姓梁里科夫的太太，大概就是工廠的廠主，她有個女兒，生病了。教授自己沒有去，打發他助手柯羅遼夫替他去了。

那兒離莫斯科有兩站路，出車站還得坐八九里路的馬車。有一輛三匹馬拉着的馬車已經奉命停在車站外面等着迎接柯羅遼夫；車夫戴一頂帽子，帽子上插一根孔雀毛；他對於人家問的一切話總是跟軍人那樣高聲回答：『不，老爺！』『是，老爺！』

那是禮拜六的黃昏；太陽正在下山，工人成羣結夥的從工廠出來，上火車站去；他們見到柯羅遼夫坐着的馬車就鞠躬。黃昏、農家、道旁的別墅、樺樹、四周的恬靜空氣，使得柯羅遼夫心頭暢快，這時田野啊、樹林啊、太陽啊，就跟眼前那些度着假日的前夜的工人一樣，似乎準備好

休息，也許還準備着禱告呢……

他是在莫斯科長大成人的；他沒到過鄉裏，他素來不關心工廠，也從沒進去參觀過；不過他偶爾也看過描寫工廠的文章，還到過廠主的家裏，跟廠主談過天；他每逢看見遠處或近處有一家工廠，總是暗想那工廠的外面多麼安靜，多麼和平；至於工廠裏面，做廠主的必定是徹頭徹尾的愚昧，昏天黑地的自私；做工人的呢，也一定幹着枯燥無味的、傷身體的苦工，吵嘴，害病，灌酒。現在，當那些工人怯生生的、恭恭敬敬的給馬車讓路的時候，他更在他們的臉上、鴨舌帽上、步法上，看出他們身體衰弱，帶點醉意，疲勞煩躁，昏頭昏腦。

他的車子走進工廠大門。他看見兩邊是工人的小房子，看見許多女人的臉，看見欄杆上晾着被子和襯衫甚麼的。『小心！』車夫嚷道，卻不勒住馬。那是個大院子，地上不生青草，院子裏有五座大廈，彼此相離不遠，各有一根大煙囪，還有堆棧和公事房，樣樣東西上都積着一層灰白的粉末，彷彿是灰塵似的。這兒那兒，就跟沙漠裏的綠洲似的，有些可憐相的花園，有些管理員和職員所住的房子的紅綠房頂。車夫忽然勒住馬，馬車在一所新近刷過灰粉的房子前面停住；這兒有一個花園，紫丁香的花叢上積滿塵土；在大門前的黃台階上，有一股強烈的油漆味。

『請進，大夫，』女人的語聲在過道裏和進門處說，同時他聽見嘆息和低語。『請進來……我們盼了您好久囉……我們真是煩惱得很。這兒，這邊走。』

梁里科夫太太——一個挺胖的老太太，穿一件黑綢衣服，袖口的樣式挺時髦，不過從她的面容看來，她是個平平常常的、沒受過教育的女人——心神不寧的瞧着大夫，下不了對他伸出手去的決心；她害怕。她身邊站着一個女人，剪短頭髮，戴着夾鼻眼鏡；她穿一件五顏六色的罩衫，很瘦，年紀可也不算青了。用人們稱呼她克麗絲吉娜·德密特列芙娜，柯羅遼夫猜想這人是家庭教師。大概因為她是這所房子裏的頂有學問的人物，她纔受到囑託來迎接和招待這位大夫，因為她馬上急急忙忙的報告病因，連頂瑣碎、頂無謂的細節也沒漏掉，可是偏偏沒說出來是誰在害病，害的是甚麼病。

醫生和家庭教師對坐談話；女主人呢，站在門口，一動不動，等着。從談話裏，柯羅遼夫纔知道病人是梁里科夫太太的獨生女和繼承人，一個二十歲的女郎，名叫麗莎；她害病很久了，請過好些個醫生，昨晚通宵直到早晨，她心跳得厲害，弄得一家人全沒睡覺，她們擔心她別是要死了。

『她呀，簡直可以說，從小就害病，』克麗絲吉娜·德密特列芙娜用嬌滴滴的聲音說，一

個勁兒拿手擦嘴唇。『醫生說她神經有毛病；她小時候，害過癩癰病，醫生把那病悶到她心裏去了，所以我想毛病也許就出在這兒了。』

他們去看病人，病人已經充分長成，又高又大，可是跟母親一樣醜，眼睛一樣的小，臉的下半部也一樣的寬得不相稱；她躺在那兒，披頭散髮，弄得下巴上也蓋着頭髮；柯羅遼夫第一眼看上去竟得了這麼一個印象：這是窮人家的可憐蟲，依靠別人的慈悲心，纔算在這兒有了住處，混到一口飯喫；他不能相信這人就是五所大廈的繼承人。

『我是來給你看病的醫生，』柯羅遼夫說。『你好。』

他說出自己的姓名，跟她握手，她那手是一隻難看的、冰涼的大手。她坐起來，明明習慣了醫生，聽憑醫生給她聽診，雖然裸露着肩膀和胸脯，卻一點也不在乎。

『我心跳，』她說，『通宵跳得難過極了。……我差點吓死喇！請您給點藥喫喫吧。』
『要給的，要給的，你別着急。』

柯羅遼夫診查過後，聳一聳肩膀。

『心臟挺好哇，』他說，『跳得很正常；一切都沒毛病。一定是你的神經跟你開了點玩笑，不過那也稀鬆平常。我得說，現在，神經上的毛病也過去了；躺下來，睡一覺就行了。』

這當兒，一盞燈送進寢室來。病人看見燈光就睜細眼睛，然後忽然用手捧着頭，嗚咽起來。寒酸而醜陋的可憐蟲的印象消滅了，柯羅遼夫也不再理會那對小眼睛或下半個臉的過分寬闊。他看見一種柔和的、痛苦的表情，那表情靈俐而動人；在他看來，她顯得十分優美、嬌氣、樸實；他一心想安慰她，不過不是用藥，不是用醫生的忠告，而是用好心的、簡單的話語。她母親張開胳膊摟住她的頭，把她摟緊。那老太太的臉上多麼着急，多麼難過啊！她母親撫養她，把她養大成，一點不怕化錢，全心全意要叫她女兒學會法文、跳舞、音樂；爲她請過十幾個老師；還請過頂好的醫生，又養着一個家庭教師。現在呢，她弄不明白那些眼淚是甚麼道理，爲甚麼她女兒這麼悽悽慘慘；她不懂，她迷迷糊糊；她現出犯罪的、激動的、灰心的表情，彷彿忘了做一件很要緊的事，丟下一件事沒做好，忘了把甚麼人叫進房來似的——究竟那是誰，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『麗桑卡，你又哭啦……又哭啦，』她說，把女兒摟在懷裏。『我的心兒，我的寶貝，我的孩子，告訴我你心裏有甚麼委屈！可憐可憐我，告訴我吧。』

兩個人都哀哀的哭起來。柯羅遼夫在床邊坐下，拿起麗莎的手。

『得了，別哭了；哭沒用處，』他好心的說。『真的，不管甚麼事情，你也犯不上爲它掉眼淚。算了，咱們別哭了；那沒好處。……』

同時他心裏暗想：

『她已經到了應該趕快結婚的時候囉。……』

『我們工廠裏的醫生給她溴化鉀，』家庭教師說，『可是我看，喫下去更糟。我認爲要是給她開一種治心臟的藥，那就應當是藥水。……我忘記那藥水的名字了。……君影草●吧，對不對？』

隨後又說了各式各樣的廢話。她打斷醫生的話，攔阻他講話，她的臉色緊張得很，彷彿認爲自己既是這家人裏頭的頂有學問的人，那就非跟醫生一個勁兒的談下去不可，而且不能談別的題目，只能談醫藥似的。

柯羅遼夫覺得厭煩了。

『我覺得這病沒甚麼關係，』他走出臥房，對那母親說，『既然您女兒由廠醫在看病，就讓他看下去好了。這以前他下的藥完全對，我看用不着換醫生。何必再換呢？這是普普通通的小毛病，沒甚麼大不了的。』

他從容的講着，一面戴手套，同時梁里科夫太太站在那兒一動不動，用淚汪汪的眼睛瞧着他。

『我要趕十點鐘的那班火車，現在只差半個鐘頭了，』他說。『我希望我不至於誤了車纔好。』

『難道您不能住在這兒？』她問，眼淚又流下她的臉蛋兒。『我不好意思麻煩您，不過要是您肯賞個臉……看在老天爺的面上，』她低聲說，朝門口瞧着，『今天晚上在我們這兒住一夜吧！她是我的命根子……我的獨生女……昨天晚上，她嚇壞我了；我至今還忘不了……看在老天爺的面上，別走！……』

他想告訴她說在莫斯科他有許多事要辦，他的家人正在等他回去；在一個陌生的人家無緣無故的消磨一個黃昏，再過一個通宵，在他是不舒服的；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臉，就嘆一口氣，一言不發的脫掉他的手套。

爲了他，客廳和餐室裏的燈和蠟燭全點亮了。他在鋼琴前面坐下來，翻一忽兒樂譜。然後他瞧一瞧牆上的畫片，瞧一瞧人像。那些畫片是油畫，用金邊框子鑲着，是克里米亞的風景畫——一個浪潮澎湃的大海上走着一條船；一個天主教的修道士拿着一個酒杯；那些畫兒全是沒意思的、平板的塗塗抹抹，一點才氣的影子也沒有。人像呢，也沒有一張順眼的臉，儘是些高顴骨和驚奇的瞪着的眼睛。梁里科夫、麗莎的父親，生着低低的腦門子，現出自得其樂的表情；他的制服跟麻布袋似的套在他那魁偉的、粗俗的身子上面；他的胸前別着一個獎章和一個紅十字章。房間裏沒一點文雅的跡象；那種奢華是俗氣而雜亂的，一點也不舒服，就跟那套制服一樣；地板的照眼的亮光使得他不痛快，燭台上的玻璃珠子弄得他不舒服，不知怎的，他這時候竟然想起一段故事，講的是一個商人，老是在脖子上套着一個勳章去洗澡……

他聽見門口有交頭接耳的語聲；有人在輕聲的打鼾。忽然外面傳來金屬相碰的、刺耳的、急促的聲音，那是柯羅遼夫以前所沒聽到過的，因此他現在也不懂那是甚麼聲音；那種聲音在他的靈魂裏挑起奇特的、不愉快的反應。

『我相信這兒沒有一樣東西能够引誘得我願意在這兒住下去……』他想，又回到樂譜那兒去。

「大夫，請來喫晚飯！」家庭教師低聲招呼他。

他去喫晚飯。飯桌很大，桌上擺着許許多多菜碟和酒瓶，可是喫晚飯的只有兩個人：他自己和克麗絲吉娜·德密特列芙娜。她喝梅代拉，●喫得很快，一面戴起來鼻眼鏡瞧他，一面高談闊論：

「我們這兒的工人挺滿足。每年冬天工廠裏要演戲，是工人自己演的。他們常聽到用幻燈教育片配合着的演說，還有挺好的茶室；他們要甚麼，有甚麼。他們挺關心我們，他們聽說麗桑卡病重，就爲她做禮拜。雖然他們沒受過教育，他們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。」

「你們這家裏彷彿沒有男人似的，」柯羅遼夫說。

「一個也沒有。彼奧德爾·尼卡諾里奇在一年半以前去世了，剩下來的只有我們這些女人。因此，這兒一共只有我們三個人。夏天，我們住在這兒；冬天呢，我們住在莫斯科，住在波梁卡。我跟她們一塊兒過活了十一年了——跟她們的家人一樣了。」

晚飯的菜，有鮫魚啦、炸童子雞啦、密餞啦；酒呢，全是很貴的法國葡萄酒。

『請您別客氣，大夫，』克麗絲吉娜·德密特列芙娜說，喫着，拿手背擦嘴，她明明覺得這兒的生活愉快極了。『請再喫一點。』

飯後，醫生給領到他下榻的房間去，那兒已經爲他搭好一張床，可是他還沒有睡意。房間裏悶得很，有油漆的氣味；他穿上衣服，出去了。

在戶外的空氣裏有一點寒意；天空已經現出微微的曙光；那五座大廈，以及高煙囪、工人宿舍、庫房，在潮溼的空氣裏清楚的現出它們的輪廓。這天既是假日，工人就沒在做工，窗口漆黑，只有一座大廈裏燒着鍋爐，兩個窗子現出紅光，火裏着煙子時不時的從煙囪裏冒出來。院子外邊，遠遠的，青蛙在開閣的叫，夜鶯在唱歌。

他一面瞧着廠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覺的宿舍，一面又暗自想起每逢看見工廠時候總會想到的種種念頭。儘管他們供給工人甚麼演戲啦，幻燈教育片啦，廠醫啦，各式各樣的改良措施啦，可是他今天從火車站來，一路上所遇見的工人，跟多年以前，在沒有工廠戲劇和種種改良措施以前，他小時候所看見的那些工人相比，仍舊沒甚麼兩樣。他是醫生，慣於正確的判斷種種根本病因不能理解而且不能醫治的慢性病，因此他覺得工廠也害着甚麼莫名其妙的病，病因也不明不白而且沒法消除，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種種措施，縱然不算多餘，至少也跟